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九十五

宋 吕祖謙 編

論

泰誓論 歐陽修

書稱商始咎周以乗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

有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

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

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

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来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

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 辨惑

石介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

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黄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黄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黄金術也

漢論上　　石介

噫嘻王道其駮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

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駮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宫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

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

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葢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石介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輙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

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之道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齪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畧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

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下未甚久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為蕭何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寛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

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樂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石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

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

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

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曁曹相國

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彊已淩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

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内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

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違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

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

獘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獘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獘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傷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 賞罰論

劉敞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功乎抑謂闢土强兵之為功乎子所謂喪業失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恥乎將免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

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

僞也從而賞之是賞僞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沽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已欲其子之孝於已莫若已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已欲其下之順於已莫若已為順天者主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

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

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為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慢則執兵

刀刼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掠百姓而為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

以樂生以謂為民乃甚苦為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服素周其身廉耻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䘏而倚辨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

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絶姦而郤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輙得者長吏坐之

欲重其罪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叔輒論　　劉敞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達於衆而形勢欲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愼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者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

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諫則逼於禍欲
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
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
破朋黨之斂禁彊僭之臣魯可復理豈獨長守其貴哉
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
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
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
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

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况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宋文鑑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九十六至九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九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論

賢論

劉敞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為賢也人臣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薦賢之為賢也聰明辯惠伎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

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聽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聽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為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為心焉以其萬民為心

心焉以其後嗣爲心焉大爲之謀而使智者就之
遠爲之畧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
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于
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爲賢也劉子曰昔者
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
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
袗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
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仄不倦

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為舜之為者非賢君也不為周公之為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辨慧伎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辨慧

伎藝敏給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獨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於教人忌也人

踈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為驕與吝也求為人君者盡於此矣求為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為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為臣也君為君焉臣為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敇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為過矣夫聖主所甚畏而

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為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淩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丘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公已安在其不為災者歟夏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誕偽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夷陵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

之為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為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為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最蔽者以為吾之位

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禄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趍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於世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

無材者耳葢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焉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

其所以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方駕則雖傾輪絶勒敗筋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為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强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

覲武之所實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知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强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

予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鬭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

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

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故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周公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

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葢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

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師大夫以輔佐其君大

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絶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

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

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殭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為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執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

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

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修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茍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

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艱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

之專信之輿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
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
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
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為
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
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
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
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傅

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
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
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
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德之
使其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
盡監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
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
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

蜀先主與雲長張飛布衣之交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説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超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畧於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輙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曏使四君知之不明

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陳平窮於户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睢睢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其君

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葢先謀人

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
今之塟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
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
不可塟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塟
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
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塟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
塟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
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

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

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瘞太尉公族人皆曰瘞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瘞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瘞師為野人瘞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瘞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

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恱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甞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甞疾陰陽家立邪説以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諌官甞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兹論庶俾後之子

孫塋必以時欲知塋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塋書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宋文鑑卷九十六

宋文鑑卷九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論

心術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

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

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將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知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當敵而又以敵自當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

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彼聞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

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劒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嘗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

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倅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趍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趍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

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
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
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
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
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
彼將曰主上遇我以有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
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
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郵其

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之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故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

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不為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其罪而加之以其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其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㢢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

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

就害遠福而求其禍者也

辨姦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

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

是王衍盧杞合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竪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特三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

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備亂　　鄭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獮剖而為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刬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

侯諸侯王盤踞過强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竊覘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為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役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强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

氏以强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强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皃懦子皆付以大國强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為帝暮為囚虜五湖乘之遂荒中國瀰漫横流以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已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

周未嘗輙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来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獘者耶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

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祖庸任民以府衞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

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

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

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

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晉武　　　　　　　　錢䎖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為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為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為儉也行布衣禮以為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

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遽遂以為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為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為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為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屢言之而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寤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則雖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

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察昏弱之恵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為此對專為逢迎牽合之語可為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比之桓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宋文鑑卷九十七

宋文鑑卷九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論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扶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為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

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

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鋭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獘此子房之敎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

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劉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

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
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强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
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
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
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
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
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
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

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輙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甞以難合之故而少

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氷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

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

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

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葢甞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屛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

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鋭於功名而嗜於進取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歛之臣

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

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者昔曾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

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志林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說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常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

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

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下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

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葢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

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
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
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
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
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黄歇呂不韋皆
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
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

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葢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

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

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吕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黄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

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

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

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

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

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

詐知詐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

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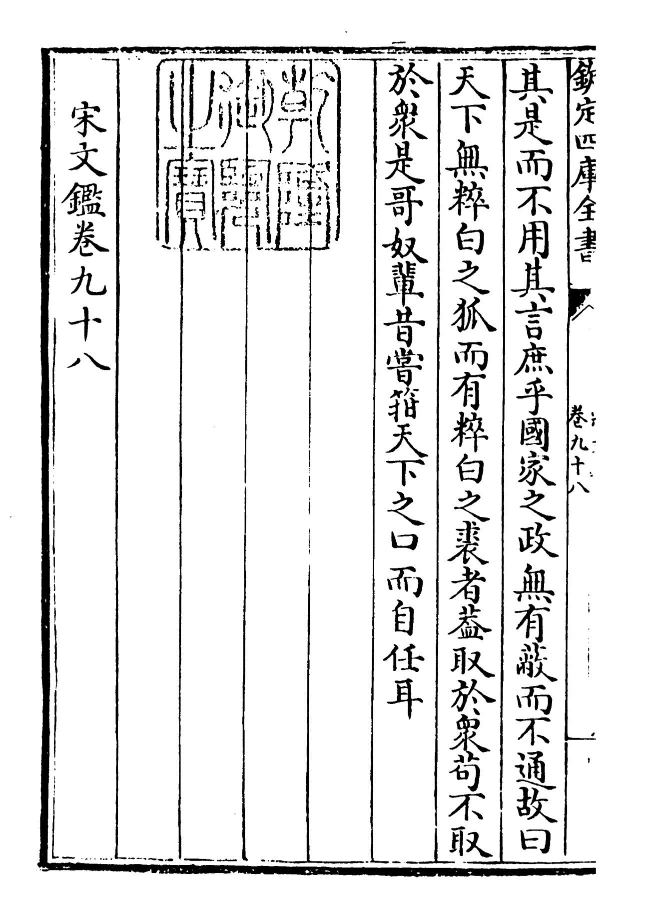
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顔子所好異矣

蕭瑀論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罷為太子少傅此是格閣瑀而使優閒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啟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已長而格物貞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挂

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俱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已恥其不能畢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為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述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







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葢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哥奴輩昔嘗箝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宋文鑑卷九十八